

能这样改变嗎？

—有关几个圖書館技術問題改進的商榷

武 經

大跃进中，我們人民日报社圖書館在圖書館技術方面做了一些試驗性的改进。在这里我想选其中的四个問題来談談，非常希望圖書館科学方法研究部門、專家和同行們加以研究，給以指导。这四个問題是：簡化登記，綫裝平裝統一分类、排卡，簡化著者目录，和用借閱卡清查圖書。

一、簡化登記

人民日报社圖書館圖書登記是用的双重登記制度。两种登記的項目很多，都是从苏联克連諾夫著的“圖書館技术”一書上照抄的。跃进中，我們簡化了这两种登記。我們的办法是：总括登記和个别登記照旧保存，但都进行了簡化。在总括登記方面，将分类統計部分改为五項，即社会科学（其中包括馬列主义）、文艺、自然科学、綫裝、外文。个别登記的項目只剩下总登記号、書名、价格三項。这样改，作为财产保存是沒有問題的，因为每一本書既有登記号又有書名，可保証識別这一本書。另有价格一項，可解决财产問題。至于原有的作者、出版社、版本、开本等項目，与财产的关系不大，如有必要非查这些項目不可，也还有目录卡片可查。现在国家出版的目录卡片上項目是很詳細的。

这样做的結果是：手續簡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基本上保証了财产的登記制度。

另外还提出了一个簡化办法，即将总括登記和个别登記統一起来，改为一种登記。具体做法是：用簡化了的个别登記表加上需要总括登記的一些項目（也是簡化的項目）。發票上直接写个别登記号。个别登記簿上加上一个發票號碼栏。这个登記表的格式是：

本頁共__册，共价__元。其中社会科学__册，文艺__册，自然科学__册，其他__册。

日期	登記号	書名	价格	發票 (單據)	附註

本頁撤銷__册，共价__元。其中__册。

这个办法簡化的更多。同时，發票与个别登記發生了直接的联系（实行两种登記时，發票上只有一个总括登記号；至于个别登記就要通过总括登記号去联系）。但有个問題沒有解决，即：一張發票上可能有中文、外文、綫裝等各种書，而大多数圖書館是將这些書分別进行个别登記的，这样就可能是：一張發票上有好多个个别登記号，而要了解圖書館财产总情况时，就非翻閱好几种登記簿不可，似不方便。这办法沒有想好，未应用。

在登記問題上，我們有这样的意見：

①不論圖書館的大小，圖書登記不能取消；

②現在大多数圖書館应用的两种登記的制度至少应簡化；

③有些复本書，時間性强，消耗（損坏）率大，可以省略登記，不打个別登記号，只蓋圖書館章，就去流通，过后即淘汰。为了查考，可單獨登記書名、冊數。不做分类、加工等手續。这办法可使圖書更快地和讀者見面，省去进館后的一整套手續，也可省去淘汰时的一整套手續。至于这些書的卡片、排架等問題，因为已有保存本經過一套正常的手續，所以也不成問題。

④用印刷卡片代替登記簿的办法不好。

二、綫裝書與平裝書統一分類、統一排卡問題。

綫裝書如何分類、如何排卡，是我們在整理綫裝書時遇到的一個困難問題。按舊辦法，大多是綫裝書單獨分類、排卡。這對圖書館進行工作和讀者查閱卡片都不方便。即使單獨分類好，用什麼分類法也是大問題。用四庫法，對自己、對讀者似都不方便。我們決定用平裝書的分類法——人大分類法，來分綫裝書並統一排分類目錄卡片。而且是將綫裝書分到分類法的各類去，而不是分在 17.11.——綜合參考，中國經籍類。

事實證明：新分類法可以將綫裝書全部分進去，卡片排在一個類目導卡之後，使一個類的書顯得豐富、系統多了。為了使綫裝書與平裝書有所區別（並便于分開排架），我們在排架架——順序號上予以區別。綫裝書的順序號的第一個字與平裝書不同。這樣新舊書又統一又有區別，使用起來很方便。

三、簡化著者目錄

著者目錄卡片，我們做了這樣的改變：

①中國、外國著者卡片分為兩套——兩櫃排列。從前，著者目錄的排卡法是中外合一的，這使每個筆畫的著者姓氏的導卡增加許多，而在每一著者姓氏中（字順的）的書卡也增加不少，排卡、查卡都感困難。考慮到中國著者姓氏和外國著者姓氏——像郭沫若與郭瓦略夫的郭字沒有什麼關係；也考慮到一個讀者查著者卡時不知是中國人或外國人的恐是極少數——考慮到這些情況，為了排卡、查卡方便，我們將中外著者卡分兩套排——一櫃卡片是中國作者，一櫃卡片是外國作者。這樣做使每個筆畫的導卡、每個姓氏的書卡都減少了，無論排卡、查卡都很方便。

②基本上取消團體作者卡。著者卡中外分開後，產生了一個團體（集體）作者如何排的問題。我們考慮到團體作者卡用處不大，就將這一部分卡片在著者目錄中取消了，對個別認為可能有用而應該保留的，如中共中央、蘇共以及與本館有關的團體，則還保留下來，統一分別排在兩套目錄中。

③個別著名著者導卡單排。舊的著者目錄中，有時將個別著名著者單制導卡（有些姓氏也是這樣）。因為這是選擇做的，所以在这个標出的著者導卡的後面，並不完全是這個作者的作品。這在查閱卡片時很容易混淆，讀者常常為了這個原因而找不到卡片。因為讀者不了解在這個導卡的後面有不屬於這個導卡的卡片。我們改成：凡個別標出的作者一律移在一個姓氏或一個姓氏的第二字某一筆畫的後面，在原来的地位上制一參見卡。這在查卡時方便多了。

四、用借閱卡清查圖書

我館用借閱卡核對登記冊的辦法，清理了十萬冊書。我館沒有排架目錄，同時，要用寫“檢查卷”的辦法，感到費時，我們就在書架上將每本書原有的借閱卡片抽出來，代替排架目錄或檢查卷。抽卡後，將卡片按登記號順序排起來，核對個別登記簿。核對完了，再將卡片按分類排好還回書里去。借出的書也用借閱卡檢查。這辦法的特点是：不必另制一套排架目錄，也不必另寫檢查卷，這節省了人力和物力。同時，還不妨礙借閱，檢查書時，借閱照常進行。至於速度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做詳細的統計，不能準確地算出來。估計每天每人檢查書不少於五百冊。如果借閱卡不還回去，而單放，就更快了。

借閱卡單獨存放，按總登記號或按排架號排列起來，可代排架目錄，又省去一道貼書袋的手續，可能是個好辦法。我們正在研究。

從人民日報社讀者來信組轉來的一封信

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組：

12月5日你報刊載的趙萬里同志寫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破鏡重圓記”，意思非常好，寫的也很是時候。我認為，分散在各處的重要書籍，是要讓它們“破鏡重圓”，好便于出版和科學研究工作。在現在全民大躍進的時期，各有關單位想必也乐于協商解決。為了能夠更廣泛利用這些重要書籍，使它們更充分發揮作用，我建議把趙同志提到的還有他沒提到的這一類的分散各處的重要書籍，一、都集中到北京圖書館，二、有必要時拍成显微膠卷送給各有關單位。此致
敬祝！

水利科學研究院 趙世暹 1958.12.7.